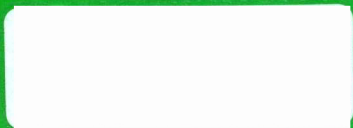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再生草

(法) 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 译



Jean Giono ——— *Regain*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Regain Jean Giono

再生草

(法) 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5407

Jean Giono
Regain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, 1930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生草 / (法)让·吉奥诺著; 罗国林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(中经典精选)
ISBN 978-7-02-014491-4

I. ①再… II. ①让… ②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9883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欧雪勤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5.75
字 数 98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91-4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

Novella

上 集

驶往巴隆的载客马车经过瓦舍尔时，总是中午十二点。

有些日子做弥撒耽搁了一些时间，车子从马诺斯克出发得晚一些，但到达瓦舍尔，还是中午十二点。

就像时钟一样准确。

每天总是这个时候到达那儿，实在叫人腻味。

有一次，米什^①赶着车，在维勒斯特-布鲁斯岔道口故意停下来，与双猴咖啡店的老板娘法内特·夏巴苏摆了一会儿“龙门阵”，然后再慢悠悠赶着车往前走。还是白搭：他想看看这回怎么样，结果呢，唉！

一拐过“救济所”^②，就望见了那座蓝色的钟楼，宛如一朵花耸峙在林子上；再往前走一小会儿，就听见钟楼上传出午祷的钟声，好似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。

“咳！还是十二点。”米歇尔叹息一声，然后探身冲着车厢里叫道：

① 即下文米歇尔的爱称。

② 原文“救济所”一词带引号，估计该地原来有个救济所，后人沿用地名。

“你们里边听见了吗？还是十二点，真没辙儿。”

有什么法子呢？大家于是从座位底下把篮子拖出来，开始吃午饭。

有人敲着窗玻璃叫道：

“米歇尔，你要这可口的小香肠吗？”

“要这鸡蛋吗？”

“要这奶酪吗？”

“别客气啊！”

不能伤任何人的情面。米歇尔打开车门，把大家递给他的东西都接过来。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两只手都满了。”

他把全部东西搁在身旁座位上。

“也给我来点面包吧。要是谁有一瓶酒……”

过了瓦舍尔，开始爬坡了。

于是，米什将缰绳往刹把上一系，就悠闲地吃起来，让两匹马信步走去。

大部分时候，搭车的总是那么几个人：来自海滨城镇的一位买薰衣草的商贩，大概姓卡穆什么的；往山上牧场去的一位羊倌，不时从面包上切下两块，一块给自己，一块给他的狗；一位农家主妇，从头到脚穿戴得体体面面；一位像野花般纯朴

的乡村姑娘，淡蓝色的眼睛宛如两朵矢车菊。有时还有本地区的税务官，身边搁一只公文皮包，一主一物待在一旁，俨然似举止有度的两个人。

瓦舍尔的钟楼整个儿是蓝色的，从圣器室到尖尖的铁顶都着了色。那是西尔瓦贝尔庄园主先生的主意，他执意要那样干。他说：

“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出颜料钱；油漆匠也由我付钱，你们一个子儿也不掏，一切我包了，全包了！”

这样，大家只好听任他办理。那倒并不怎么难看，而且老远就望得见……

车厢里的旅客久久地望着那座蓝色的钟楼，一边嚼着小香肠。他们久久地望着，因为这是进入山林之前最后一座钟楼了，再往前，景色就不一样了。

原来，从马诺斯克到瓦舍尔，一路爬山越岭，上坡又下坡，但每次上坡路总是比下坡路长一些。这样，不知不觉，你就渐渐越登越高了。凡是沿这条线路旅行过两三趟的人，都感觉得出来。因为，到某个地方，道路两旁再也见不到蔬菜地，麦苗也越来越矮；再往前，车子开始驶过最初的几片栗树林，涉过几处草一般碧绿、油一样闪光的山涧激流；最后，就望见了瓦舍尔这座高耸的蓝色钟楼，而它，就好比一块界石。

大家都知道，打这儿往前的上坡路，是最长，也是最难爬的。这是最后一段上坡路，道儿一直往上，把马儿、车子连人一下子托到风号云驰的天上。再也没有下坡路，这就要一直往上了。先穿过一片片树林，再驶过一片满目疮痍像条老癞皮狗般的土地。再往上，就要爬得那样高，只觉得终年不歇的山风拍打着双肩，同时耳边风声呼呼。最后就将进入那被山风剥蚀的高原。再奔驰一刻钟左右，就是一片泥土松软的盆地，仿佛是被那儿一座修道院和五十来栋房子压得陷下去的。那就是巴隆。

两匹马走惯了这条道，先得拐一道像胳膊肘一样的大弯。它们项圈上的铃铛响个不停，声音低沉的是那匹枣红马，响声清脆的是那匹白马。它们奔跑着，叮当之声一起一落，仿佛在说：“该你，该我……”接着，道路拐进了一小片栗树林。两匹马不用吆喝，在林子前面停了下来。

米歇尔打座位上跳下来，打开车门，请大家下车：

“先生们，女士们，让马儿喘喘气啊……”

搭今天这趟车的，有烟草公司的德尔菲纳小姐、去帮助格里亚家宰猪的胖妇人劳尔·杜维纳，还有约瑟夫大叔。他们三个人一边下车，一边抱怨：

“鬼东西，这样的天气叫我们下车！”

十一月的风，羊群般急驰着，刮得橡树叶子纷纷飘落。这风冷飕飕的，冷得彻骨，一下子使所有的山泉都冻结住没有声音了。各处的树林子里但闻风声大作。

“嘿！不过刮点儿风嘛！”米歇尔说。

约瑟夫大叔最年长，米歇尔对他说：

“大叔，稍微走走对您身体有好处啊。”

约瑟夫是巴隆合作咖啡店老板阿加唐热的叔父。大家常常在咖啡店里见到他，不是在火炉边，就是在牌桌旁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称他大叔了。

“唔，我，有好处……”

“哎，身体可还好？”

“我没啥理由抱怨。”

“啊！您来侄儿家是做对了。在奥比涅纳那儿，您过的那叫啥日子呀！”

“那是几乎过不下去了。当时只剩下五个人。后来，菲力浦去维勒斯特当了邮差，于是就轮到我了。我对自己说：‘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说不定哪一天，一切灾难会向你劈头盖脸砸下来，自讨苦吃！’就是那时，我给侄儿捎了个口信。我把一切全给了他，我自个儿嘛，一点点汤，一点点烟草，就凑合啦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，还在那儿吗？”

“听一个山里人说，还剩三个。其中有戈贝尔，你知道，就是外号叫‘长尾雀’的，是在卢维埃尔当卫兵的那个戈贝尔的父亲，比我还老；另一个叫庞图尔，他……还有个女的，那儿的人叫她彼埃孟台斯。一共三个！”

狂风激荡之下，天空似大海汹涌澎湃，黑沉沉的，翻滚着山峰般的云团。不见了阳光，不见了平静如镜的碧空，但见乱云疾驰，向南扑去。

有时，那风直扑下来，将树木压得匍匐在地，又扑到路上，旋起一长股一长股尘埃。两匹马停了蹄，把头一低，让风刮过去。

胖妇人劳尔喘过气来说：

“那个彼埃孟台斯，不就是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吗？她老是披一块这种方头巾，也帮助人家宰猪，去年摘樱桃的时候，我还碰见过她哩。”

“你呀，总是样样都知道，”约瑟夫大叔说，“可实际上，你什么也不晓得。不，她才没有红头发呢，她很少出奥比涅纳。那是一匹黑黑的老母马，名叫玛迈什大婶。这个女人在那儿至少待了四十年了。我还记得她什么时候到的。那时，她一个大字不识，常常一个人在一个斜坡下唱歌。后来，她男人死

了……再后来，她儿子死了……

“这事儿，都有点不可思议哩。”

云被怒号的风驱赶着。

“……她男人是打井的，揽了村子里打井的事儿。真是命中注定的！那时我们奥比涅纳正打一口井，而他本来住在阿尔卑斯山那边，日子大概过得还蛮安生哩。我们那口井打到一个地方，遇到流沙，难以打下去了。我们从科比埃尔请来的泥瓦匠说：‘我再也不下去了。我可不想给埋在里边。’而他，彼埃孟台斯，恰巧在这时来到了奥比涅纳，身上没几个子儿，还带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老婆。是什么把他从那边引过来的呢？你们想吧，还不是命运！”

“他一到就说：‘我下去。’”

“他至少往下挖了四米。每天傍晚上来时，浑身白花花，黏糊糊，毛发里全是沙子，就像一条白蜡虫。有一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下边突然那么响了一声，就仿佛有人咬碎了一个核桃。大家听见沙子崩塌、石头滚落的声音。彼埃孟台斯连叫都没叫一声，再也没上来，大家再也没见到他。黑夜里，大家用绳子吊了盏灯放下去一看，只见崩塌的地方上边冒着泉水。水

位上升得很快，大家不得不把绳子不断往上提。至少有十来米深的水把彼埃孟台斯淹没在底下。”

“哎呀！”米歇尔惊叫一声，在路中间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迈开了步子，因为车子和其他人都赶到头里去了。

“糟糕不过的是，”约瑟夫大叔接着说，“倒霉的事儿还没完呢。命运似乎在这女人头上做了记号！本来也不算好，我刚才说了。她男人一死，村子里我们大家想办法帮助她一点儿。那口井是报废了，谁也不愿喝里边的水。

“大概两个月后，她生了孩子。大家都说：‘她经历了这样的磨难，生下来准是个死孩子。’可是没说中，孩子很漂亮。于是她又有了点儿生气。她编筐卖，下到小溪里割柳条编篮子。平常，她用一个小口袋把孩子背在背上，干活儿时，就把他放在草地上，唱歌给他听，孩子不哭又不闹，这样也不知有多少次，她还摘野花给孩子玩，正是这个，她本该当心的。孩子已三岁，会满地跑了。

“你知道，上坡说话不得劲儿，我都喘气了，老啦！”

他又慢步走去，接着说：

“唉！有一次，正是摘油橄榄的季节，大家突然听到山沟底下传来一声叫喊，就像是狼来了。我们站在梯子上都给吓懵了。叫声是下面小溪边传来的，大家穿过橄榄园往下跑，不知是发

生了什么事，谁也不吭声，女人们呆在原地，挤成一团，下边还在不断号叫，揪人心肠！

“玛迈什就像一头野兽，她就像一头野兽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。大家以为她疯了，奥内西斯·比斯伸手想把她从孩子身上拉起来，她转过脸来，在他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最后，大家终于把她抬走了。她的孩子躺在草丛里，已经浑身发黑，都冰凉了，眼睛瞪得拳头那么大，嘴里流出蜜一样稠的涎。他已死去好长时间。大家发现这孩子原来是吃了毒芹，因为他手里还捏着几片。他找到了一丛还呈绿色的毒芹，摘了几枝玩儿，当时离哼着歌儿的母亲不远。”

“真可怜，上帝！”德尔菲纳小姐叹息一声。

他们四个人默默地走了好长时间，被风飘荡开去的铃声，宛如水滴答的声音。突然，左边的树林子仿佛坍塌了下去，原来脚下是一条小沟。沟底一条小径直通到大道边，像一个豁口。小径是从树林间爬上来的，迂回绕了好几道弯，才到达大道边上，长满了绿茵茵的草，静静地伸展在橡树下。路面落满树叶，像一条死蛇。

顺沟谷望去，只见沟尽头一个去处，赫红的，有如狐狸的毛色。

“看，那就是你们奥比涅纳的道儿，”米歇尔说，“不像常有人走啊。得了，上车吧，大叔，往女人旁边挤一挤，你就会暖和的。”

德尔菲纳小姐两只靴筒上露出肥硕的腿肚子，迈上踏板时，她知道米歇尔正瞧着自己两条腿，便故意停下来，让一条腿悬在踏板下，同时问约瑟夫大叔：

“喂，大叔，那儿就是奥比涅纳吗，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？”

二

奥比涅纳村像一个蜂巢，贴在高原的边缘。是的，村子里只剩下三个人了。村下的斜坡，不断往下出溜，寸草不生。快到坡脚，才有一点松软的泥土，疏落的几株直撅撅的刺柳，底下一条狭窄的山沟，淌着一点儿水。村子就是紧贴高原边缘盖的几栋房子。当村子开始往下出溜时，似乎是为了把它稳住，村子中央建起了一座钟楼，像一个桩子把那一片房子悬挂在那儿。并没有全部悬挂在那儿，其中有一座像是凌空飞下，孤零零地从坡上滑溜下来，停在溪边，紧傍小溪岔口和那条所谓的路，牢牢地立在一棵柏树前。

这是庞图尔的房子。

庞图尔是一个彪形大汉，就像一墩能行走的木头。酷暑盛夏，当他用无花果树叶编成一个遮阳帽，扣在后脑勺上，满满捏两手草，直起腰来，伸开两只胳膊，望着面前的土地时，宛然一棵大树。一件褴褛的衬衫穿在身上，恰似一张树皮。两片又大又厚的嘴唇，难看得像一个红柿子椒。他要抓什么东西时，就把手慢慢地伸过去。平常那东西是不动的，或者是动不了的，不管是果子、野草，还是死了的野兽，他总是慢慢地伸过手去，一旦抓住，就抓得牢牢的。

活的野兽，他一旦碰上，就一动不动地盯住它们。不管是狐狸、野兔，还是乱石堆里的大蛇，他都一动不动，从容不迫。他心里有谱儿，在灌木丛里某个地方，他安了一个铁丝套圈，等它们一走过去，就会把它们脖子勒住。

庞图尔有个毛病——要是算得上毛病的话——就是自言自语，这是打他母亲一死之后就落下的。

一个如此高大的汉子，却有一位瘦小得像只蚂蚱的母亲。庞图尔的母亲是病死的。大家把那叫作“病”，其实就是头晕不适。患这种病的多半是上年岁的人。病人阴虚盗汗，两肋岔气，然后，是五脏六腑翻腾绞痛，接着就死去了，因为体内的血液像牛奶般凝结了。

母亲一死，庞图尔把她扛在背上，背到溪边，那儿有一片